

青
銅
代
之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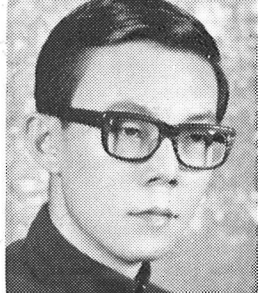
詹 ●

燕 ●

詩 ●

集 ●





詹燕，原名吳盛豐，潮藉。一九四七年在外地出生，一九五七年南來。已出版的作品有小說集「無花果」、詩集「青銅代之歌」，將出版的作品有中篇小說「死水漣漪」、散文集「鑿碑」、論評集「聽雨行」。其他的筆名有吳膺培、崔榮、吳沁風等。

——摘自「新馬文藝創作索引」

青銅代之歌 ● 詹蕪詩集

南方文藝叢書之三

● 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



著者：詹蕪 (Chang Wu)

331-B, Jalan Tenteram, Singapore.

出版：南方文藝出版社

6, Sundridge Park Road, Singapore.

印刷：東藝印務公司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1970年2月初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目 錄

- 1 ● 黑色的行程一代序
- 10 ● 一滴血
- 11 ● 可笑常是偉大的序曲
- 12 ● 廢墟
- 13 ● 生活
- 14 ● 朝陽
- 15 ● 流水
- 16 ● 致西達希
- 18 ● 伐木者
- 20 ● 聽濤・弄水
- 22 ● 醒
- 23 ● 馱
- 24 ● 沒有憂悵
- 26 ● 典當
- 27 ● 召喚
- 29 ● 生命，該是煤炭

- 31 ● 契約
- 32 ● 湖邊
- 33 ● 落霞
- 35 ● 珍珠
- 36 ● 有一句話（三首）
- 39 ● 哦，奧維德
- 40 ● 啼血
- 42 ● 小室的窗兒明了
- 43 ● 合群
- 45 ● 夜的三重奏
- 47 ● 詩與手術
- 48 ● 顯影
- 49 ● 拾破爛
- 50 ● 烟卣
- 52 ● 噴泉
- 53 ● 後記



黑色的行程——代序

從一些名人的傳記里，我們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偉大的作家和詩人，很多都與他們的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的。然而，在我這個寂寂無聞的寫作者來說，後天的環境是沒有多大的關係的，我之所以接近文學，還是由於天性的愛好使然。這也許就是我至今仍然沒有什麼成就可言的最大的原因了。

除了有一個美麗的童年外，這些日子以來，我完全像是在黑色的道路上摸索。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我探測我的生活，尋覓我的愛情，沉思人生的意義，揣摩一個歷史的趨向……。這一切的一切，似乎使我充實極了，可是，每當我正要發出我的一份能力的時候，我又覺得自己非常的空虛與淺薄。

我整個兒墮落在矛盾的深潭里。爲了挽救自己，我時常檢討自身和自身以外所存在着的許許多多的矛盾。每日夜深人靜，我總是回憶我的過去，企圖藉此發見一些兒蛛絲馬跡，但是沒有，我什麼也不會發見。可是，我仍然不因此而心灰意冷，我還是繼續回味我的那一段黑色

的行程，雖然滋味可能與深宵里的拾破爛者差不多，是苦澀了一些，但我還是必須去抵宅嘗宅的。

記得小時候，在遙遠的海的另一方，我的生活比鄰居任何一個孩子都要好。在哥哥的小屋子里，我還玩了不少書籍，那些書，都是哥哥的朋友在外地寄給哥哥的大部頭著作。我的哥哥不是一個讀書人，所以極少去翻閱那些書籍。也許是由於天性吧，我這七、八歲的孩子，却老愛玩那許多厚厚的書本。我這裡說「玩」，是因為當時我壓根兒就不懂得看書，因此內容也不甚清楚，大概都是一些英雄的故事，和文藝很有些關係的。

後來，輾轉到了幾個地方，我終於在一九五七年抵達星加坡了。到了星洲幾個月後，我們家里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故，那一年，我的只見過幾次面的父親靜靜地走了，永遠離開了我和母親。那當子，我壓根兒不滿十歲，但我比母親更加悲愴欲絕。想到今後再沒有人可以教我讀「三字經」、「千字文」、「百家性」等幾本小冊子和畫一張畫也得不到四角錢的代價的時候，我就號啕大哭起來，擾得母親更加心煩意亂。

父親走後不久，我進入當時設在鄉村里的一間公立學校讀書。在那間學校里，最先給我一個良好印象的，是一位叫做蔡魯的老師。蔡先生的年紀大約在五十開外，人很怪，不管有無下雨，他都喜歡提一把大大的鈎手黑雨傘；他的華語的潮州腔極重，所以頑皮的同學常學着他的口氣取笑。他的圖畫圖得很好，書法更有一手，後來聽說他還寫得一手好文章。這從他跟我修改的作文簿里，我應該相信他的文學修養一定很高。因為我那時的小小的心靈里，對文學什麼的根本不懂，對於繪畫却有莫明的愛好，於是每日模仿連環圖書畫公仔，有時也打開墨硯，滲些許清水，模仿徐悲鴻、齊白石、吳昌碩等人的作品畫些所謂國畫。所以，我根本就將向蔡先生學習寫作的事給忽略了。還有一位邱先生，他的年紀很輕，在學校里負責圖書館。當時，我們的學校雖然簡陋，但圖書館的藏書却很可觀。邱先生將一根鑰匙拿給我，吩咐我幫助負責圖書館。我們圖書館有一個規程，每位同學每天只允許借兩本書回家，可是由於鑰匙在我手上，我常常在放學時塞了滿滿一書包書回家，第二天又滿滿的一袋帶回學校來交換。在這個時候，我似懂非懂地讀了許多

中國古典小說，第一部使我入迷的是吳承恩的「西遊記」，接着我繼續讀了曹雪芹、施耐菴、羅貫中、吳敬梓、李汝珍等人的作品。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我讀了巴金的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使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新文學，於是，對新文學我又發生了強烈的興趣，儘量在課後迷書。在我最討厭的體育課里，我甚至躲在學校後面那幾株高大的花樹下的三個坟墓後面，迷了很多中國新文學著作，現在記得的只有巴金、茅盾、老舍、吳組湘、魯迅、李劫人、艾蕪、黃藥眠、沈從文、魏金枝等人的作品，其餘的都一股腦兒忘記了。

我的校長張先生，也是一位我難以忘懷的人，他對我這個學生特別好，給予我一切免費的權利。我曾數次到他的家里去，我很羨慕他的家有那麼多的書籍，一排排高高地依在牆上。張先生的家的入門處，也掛着魯迅先生在自嘲詩里題寫的兩個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這使我私下猜測張先生一定也很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

這裡必須一提的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向報章投稿了。我人小鬼大，不屑投兒童園地，於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塗寫了許多東西，投

到青年文藝的副刊上，但十之八九是給編輯先生扔入字紙簍里去，而那偶而發表的一兩則短文，已經夠我興奮幾個月了。收在我的詩集「青銅代之歌」里的前面兩首詩：「一滴血」和「可笑常是偉大的序曲」，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只是後來經過修改潤色吧了。前者在香港發表時，被當地一位著名的詩人說是一首凝鍊而經得起細讀細看的詩，後者在幾年後的星加坡廣播電台「文學節目」中播出。

一九六二年，還有一件教人生氣的事，那便是我的級任L老師，他常常不自己修改學生們的作業，而由我這個窮學生代勞，甚至測驗卷子也得由我批改，花了我不少的讀書作文的時間。有一次，他在發作文簿時，居然當着全體同學面前表示懷疑那一篇「鋼筆的自述」是出自我的手筆，原因是我在那篇作文中，將一支英雄鋼筆，比喻成一位小戰士，還有什麼「頭戴金盔帽，身穿綠戰袍」之類的句子；他說像這樣的比喻和句子，不是一個不滿十五歲的孩子可以寫得來的，這給我很大的刺激，也使我感到極端的憤懣。想起自己除了一年考了第二名之外，每次都由我取得第一名，每年的級長也少不了我的份，還有壁報上貼滿了我的作

文，書法、圖畫，陳列室里排遍了我的手工。一年一度的展覽會，我更出盡了鋒頭。在那個小甘榜里，很少有人不認識我的。可是，這位L先生却毫不顧及自尊心與好勝心特別強的我，向我說了幾句很不體面的話。他全不曉得法國有一位叫做沙岡的小女孩，已經寫了一本「日安·憂郁」的小說聞名世界了。這使我對L先生的人格與學識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一直到今天。

在中學里，我更讀了許多外國的翻譯著作。這時期，我的閱讀毫無什麼計劃，東抓一把，西抓一把，只要和自己的興趣相投，我就一口氣把它讀完。因此，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不少世界著名的作家和詩人的名字。這些偉大的作家和詩人，給我印象最深刻，應該算是俄國的高爾基、安斯陀耶夫斯基、普希金、契訶夫，德國的羅曼羅蘭、左拉、巴爾扎克、佛樓貝爾，英國的拜倫、莎士比亞、彭斯，德國的席勒，美國的馬克吐溫，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廚川白村……。尤其是作家兼詩人的高爾基，我不單迷住他的著作，甚至有關他的生平的著述，我也無不盡力找來拜讀一番。對於這位偉大的文學巨匠，我懷着無限的敬意，他宛

如是我心目中的一顆明星，永遠照耀着我。

然而，非常不幸，在一九六四年，我又遭受到一生中又一個難忘的變故，那是一件不足爲外人道的事情。在這一年中，我的環境動盪不安。假如我的記憶不至於太壞的話，我記得在這一個難忘的年度里，我完全與文藝女神疏遠了，我們成了陌路人，真的，我幾乎沒有讀過一本文藝作品，短文或小詩更休想寫它一章。

滿以爲從此自己是與文藝女神絕緣了，可是，事情往往是出於意料之外的，在第二年，我偶然地結識了一位姓黃的朋友，他不弄文藝，但對文藝作品却有極深沉的喜愛。他一直搦動我繼續創作，於是，這又鼓起我的寫作的熱情來。不過，由於心情之惡劣，這期間我寫得很少，閱讀的也不多。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一九六七年間我考入外國某大學函授部時，才稍有一些好轉。

大學規定的功課並不太多，在當時我也很有一點兒閒暇，於是我利用這些時間，寫了爲數還不算太少的作品。也許是因爲我的閱讀範圍廣了一些吧，我寫作的體裁也不拘於一格了，我寫小說、寫散文、寫詩歌、寫雜文、也

寫評論。當然，這是很容易給人一個難得可以的感覺的，但我有話就說，根本不想理會這個。甚至就在這時，我除了文學外，還對心理學、哲學、邏輯學發生了興趣，只是時至今日，我仍沒把這些學問學好。

我開始與文藝界的朋友有來往，是在一九六八年。這一年中，朋友們常鼓勵我出版單行本。於是，我應一間書局之邀，整理了一個散文集「鑿碑」，但因為該書局在出版第一冊作品時銷路不大理想，終於打消了出版文藝書籍的念頭而致力於參考書的編纂的工作了。後來，我又整理了一個新詩集子「船的出發」，交給某出版社，而結果也胎死腹中。一連兩次挫折，又使我的熱情暫時冷卻了下來。

然而，幸好沒有多久時間，我的熱情又鼓動起來了，這使到一九六九年度成為我這個並不瀟灑的人的還算瀟灑的日子。這一年的四月中旬，我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說集「無花果」。我之所以將我的第一個集子如此取名，原意只是覺得這本書就如一個不會開過璀璨的花朶的果實一樣，靜悄悄地誕生了，可能也靜悄悄地死亡。但是奇怪，這本書的出版，在我獲益的程度上，還有不算太壞的反應，這與我在接受

星加坡廣播電台的訪談時所意料的似乎好了一些。（電台談訪的全部內容，由歐陽靜婷筆錄，刊登在小說家謝克主編的「新生代」第一四二期。）

小說集「無花果」出版後不久，我又出版了一個爲自己的創作路向作了自我解嘲的詩集「青銅代之歌」了，也許在不久以後又有什麼其他的集子出版也說不定。不過，我始終不敢驕傲却是真的。在我的小說集的題記里，我寫道：「我無意做作家，實際上也做不了作家」，便是一個說明，雖然也有人說我是「一位星馬年紀最輕的多產作家」。

許多寫作的朋友，都有所謂文學老師的指導，然而我沒有，我是靠着一點點兒狃，一點點兒狂、一點點兒俠情、一點點兒柔腸和一點點兒幽默感的所謂文藝氣質，一直在無邊的黑暗中摸索呵！我宛若是一座自己筆下的人生的廢墟，度一個漫漫的長夜，懷一份熾熱的等待。

何時何日，我能見到盼望已久的微明，結束我的這一段難忘的黑色的行程呢？

或許，我的微明，只有靠愛我的讀者們給予我的方向的指針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詹燕寫於星加坡

一滴血

璀璨的理想
和現實相違
並不意味
希望的破碎

縱使心上
有哀惻的
傷痕萬千
那更不該哀傷

倘若體內的血
還有一滴
那一滴呵
就是戰鬥的力



可笑常是偉大的序曲

可笑常是偉大的序曲
偉大與可笑只差一步
以身體孵着雞蛋的人
居然是發明大家之父

可笑常是偉大的序曲
偉大與可笑只差一步
有人爲了舒坦一口氣
願意付出代價以頭顱

可笑常是偉大的序曲
偉大與可笑只差一步
致力於創造偉績的人
常被目爲可笑的傻子

可笑常是偉大的序曲
偉大與可笑只差一步
不必逃避世俗的眼光
只要追求相差的一步

25. 7. 1962

廢墟

看不到天真嬉戲的孩童
聽不到往昔小販的叫賣
有嘛，僅有野狗的狺狺
伴砂礫的一股深沉的落寞與悲哀

璀璨的年華既已消逝
可不能再將那新生深埋
度一個漫漫的長夜
懷一份熾熱的等待



14. 9. 1963

生 活

生活迎面走來
和我撞了個滿懷
他教我戴上面具
不然將一世潦倒悲哀

我從地上爬起來
撲撲身上的塵埃
我說每時每刻我們都會相撞
面具還是讓你自己去戴



22. 9. 1963

朝 陽

躍起

在他的海的故鄉

每天這個時刻

那一股生氣

有多少神奇呢

這淘氣的少年

誰能知道他的萬一

誰能知道他的萬一

這淘氣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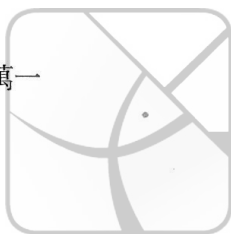
有多少神奇呢

那一股生氣

每天這個時刻

在他的海的故鄉

躍起



20. 10. 1963

流 水

流水哼唱着
輕快的小調
我把憂悵的影子
投入流水

流水涓涓
憂悵的影子呵
穿過了
嶙峋的石山

遠了，遠了
憂悵的影子
還有那個
闖溢童話的童年



21. 5. 1965

致西達希

千萬不要用低沉的聲調
來彌補自己的創傷
而是要用你的筆來射擊
——西達希

我找到了你的名字
在非洲的史詩上
我帶着滿腔激情
誦讀你的詩篇

不希冀供人玩賞的珠寶
不騙取病態的情感
你的詩呵，是佐沙語的鋒芒
激動着非洲人民的血管

你不願看到
同胞們的牛羊遠去
於是你拿起武器
向強盜們射擊

當你拿起武器
你想到陽光下的兄弟
當你拿起武器
母親土地高昂的戰歌
由你唱起
由你唱起

★西達希是南非詩人，已逝。其詩作大部份以佐沙族的語言寫成；〔武器〕為西達希的一篇詩作的題名。



3. 9. 1966

伐木者

叮噹，叮噹

雙手掄起斧頭

用力一砍

木梢飛射了出來

木梢往眼睛里彈

揉一揉眼腔

呵！紅紅的眼睛喲

淚水潸然

叮噹，叮噹

斧頭每咬了樹幹一口

顫了又顫

雙手被震得發麻

雙手浮起了水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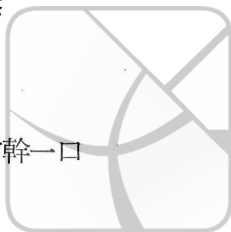
吐一吐唾沫在掌上

呵！搓搓手掌喲

掄起斧頭再砍

叮噹，叮噹

濃密的樹林里



雖然陰涼
軀殼里却像火燒
軀殼外冒着熱汗
揮一揮掛在額角的汗水
呵！汗流光了
人就癟乾

叮噹，叮噹
喘了吧，喘了
坐在樹幹上抽斗烟冥想
樹幹一半爲主人築起樓房
樹幹一半爲自己製造壽板
抖一抖精神，眨着失神的眼
呵！再掄起斧頭
爲了一日三餐

3. 9. 1966

聽 濤 · 弄 水

聽 濤

無數道流泉
匯集在一塊兒
譜成一首樂章

跳動的浪花是音符
五綫譜却是
山中崢嶸的石岩

於嘩然的濤聲中
我曉得了
青春的飛瀑的節拍



弄 水

清泉湍急瀑瀉
石岩綻開
朵朵銀花

手拈銀花朵朵
我的心靈
與流泉一般清涼

弄水聆聽山中的歌
年青的心喲
也隨飛瀑同唱



23. 11. 1966

醒

罪惡的淵藪
向我殷勤地召喚
我以我的右手
在胸前
劃着十字
唸一千句
虔誠的禱詞
換來一個
無言的寬恕



罪惡的淵藪
向我熱情地招手
把右手握成拳
我抓起
一把力量
摒棄千句
虔誠的禱詞
吐出一個
匆匆的憤懣

16. 3. 1967

馱

鴿子

馱着兩翼

璀璨的

陽光

詩歌

馱着一顆

聖潔的

心臟



橡樹

馱着纍纍

苦楚的

創傷

我呵

馱着歡笑

活在

地球上

23. 3. 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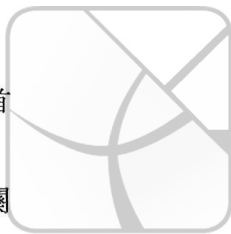
沒有憂悵

——為第二十個生辰而作

我的夢
依然漫長
我的路
依然崎嶇
然而我的心
沒有憂悵

儘管難寫一首
優美的詩歌
儘管難譜一闕
壯麗的樂章
然而每天每天
我不能不歡唱

感謝土地母親的哺育
感謝親朋戚友的關心
二十年來
我一直不曾間斷



幸福地背誦
旖旎的童話詩

我知道河流
傾心海洋
我知道白鴿
皈依藍天
我呵，我準備迎接
無數個美好的明天



1967.

典 當

他們熱烈地擁抱披頭四
聲嘶力竭地喊着耶耶耶
他們也熱中於阿哥哥
這些究竟爲了什麼

他們都是青年人
然而已踏進世紀末的當舖
他們典當了永恒的青春
而代價却是片刻的瘋狂



1967 · 青年節

召 喚

在夢里我看到了
愛情與陽光
人們的生活
更充滿了歌聲和詩章
嚮往呵，璀璨的日子
誰個不嚮往

我不相信呵，不相信
美好的只在夢里出現
我要跳出
溫馨醉人的夢境
而讓夢里的生活
在心田發出芬芳

醒來我即刻離開木床
去尋找愛情尋找陽光
沒有怨懟
我把呻吟嚥下
雖然在旅途中
我跌跌撞撞

看前程呵，依然漫長
而我也跌撞得
遍體鱗傷
繼續走吧，不要回頭
夢里的生活的芬芳呵
慇懃地向我召喚



18. 8. 1967

生命，該是煤炭

生命
該是煤炭
千百年
深埋荒山
一旦發現
却是寶藏

生命
該是煤炭
烈火中
燃燒自己
它跳躍着
歡唱歡唱



生命
該是煤炭
看外表
雖然平凡
可它却能
發熱發光

生命
該是煤炭
將腐朽
澈底焚毀
對着新生
致禮頌讚



4. 9. 1967

契 約

讓我們立下個契約吧，讓我們
立下個神聖的契約
崇高的聖潔的詩神，永遠
永遠不在我心頭幻滅

記住，詩人的桂冠我不要，只願
我是個無名的雕塑家
你的美麗的脸譜啲，我將
一一傳神地塑下

哦！還有啲，崇高的聖潔的
詩神，你該怎麼樣感激我
哦，什麼我也不要，倘若你的塑像
不是一種孤獨一種落寞

他們都笑我情痴哩，我却
從來也沒有想過反抗
因為你的燦亮的眼瞳子，終於
閃耀着我的滿是泥巴的手掌

2. 2. 1968

湖 邊

一湖春水

平靜地擱在綠坡下

三幾隻鴨子，却在

翠綠的草坡上傾談

驀然平靜的湖水碎了

原來是鴨子躍入水中弋游

劃出了一道道痕

向外慢慢地展開

展開了，一道道波紋

鴨子在水面上悠游

牠們哪有見過啲

見過水的風濤

5. 3. 1968

落 霞

阿琴，太陽要掉落海裏了

太陽紅得像一團火

噢！妳的臉也紅了

妳瞧，海水和天也一樣紅囉

（這是夕陽落霞

一切不紅怎麼說得過）

阿琴，妳怎麼吶

爲什麼老沉沉又默默

是不是我那裏得罪了妳

昨日我們才在一起拾貝殼

（昨天已經過去

今天的事可就不同了）

阿琴，說不定我能幫助妳

什麼事妳快快告訴我

太嚴重的我跟爸爸說

噢！妳的眼睛濕了

（她不是現在才流淚

剛才她的淚已流了很多很多）

阿琴，你的眼淚也紅了呢

我看了心中難過

快把淚珠兒拭去呀

有事嘛就趕快對我說

（說就說吧：村中的漁船都回來

沒回來的只有她爸爸一個）



9. 3. 1968

珍 珠

採牡蠣的人
一滴辛酸的汗
淌落牡蠣殼內
進入了它的心臟

含着幾許孕育的苦楚
得來幾許收穫的歡暢
牡蠣與採牡蠣的人
都沒有兩樣

當採珠人到來
就把空洞的幻夢割斷
呵！顫抖着的粗糙的掌心
托上一顆生命晶光

22. 5. 1968

有一句話 (三首)

1

有一句話
說出來
天色就變

這一句話
每個字
都閃爍着
詩的語言



有一句話
不懼怕
雷劈電閃

這一句話
頭頭尾尾
貫穿着
衝天的力量

有一句話
我愛它
愛得癡狂

這一句話
我要把它
寫出來
但却苦苦思索了
整整二十年



有一句話
很美很真
宛如曉霧
也像晚霞

幾許偉大誕生
都依靠它
當自己是葉綠素吧
低訴青春勃發

有一句話
該向誰訴說
該向誰訴說

看那一隻燕子
也剪碎了雲層
飛得遠遠



哦，奧維德

你的眼淚
填滿了多瑙河
我聽到你
悲感的哭泣
哦，奧維德 *

羅馬皇帝
他要你沉默
你的詩，使你
被流放到古斯頓哲
哦，奧維德



遙遠的年代
沒把你的名字
從歷史上拭抹
你去了，但將永生
哦，奧維德

* 奧維德是紀元前一世紀的羅馬詩人。

31. 5. 1968

啼 血

我是一隻
啼血的杜鵑
我啼血
不在綠的
江南

江南呵
萬物欣然
而我啼血
却在遙遠的
南洋



南洋也有旭日
紅着臉龐
一隻杜鵑飛過
影子却那般
灰闇

灰闇的影子
儘管很長很長

堅硬的土地
却眷戀着
杜鵑

杜鵑呵，杜鵑啼血
像在綠的江南
這裏有花有草
也有璀璨的夢
遍地芬芳



31. 5. 1968

小室的窗兒明了

小室的窗兒明了
這簡陋的小屋里
闖溢溫馨

小室的窗兒明了
一個流浪人
在門外聽風的呼嘯

門外人祈望
一室的溫馨
瀉在黑暗的行程



3. 9. 1968

合 羣

明眸

熠耀在黑幔上

妳告訴我

這是星

我思索呵思索

給了它們一個

最恰當的名字

——星星

廣場

鑽動着黑壓壓的一片

妳告訴我

這是人

我思索呵思索

也給他們一個

最恰當的名字

——群衆

呵我的至親

我沒有存意



與你執拗

呵我的至親

我只常常想起

世上的一切並不簡單

如你的信念

如我的信念



22. 12. 1968

夜的三重奏

冷 露

冷露

這貓眼

總是深邃異常

它專揀怯懦的人

窺探

他們顫抖的心



你不能說

寒風

不是潑辣的女人

你不也經常體會

他的教人心悸的

奸險的笑

長路

長路

在深宵里

哆嗦

夜歸人

不必耽心茫茫的海

但也陪着唏噓一場



27. 12. 1968

詩 與 手 術

醜和美
在這裡
互相碰頭

醜打開黑洞洞的胸膛
美
亮出一把匕首

於是真和善一同來訪
說天地間的血液
都在這一刻交流



5. 2. 1969

顯 影

我將我的影子
攝取下來
然後沖洗
然後
在陽光下
曝曬

我的影子
從此不再灰闇
從此
它顯露出
明朗的性格
嵌入你的心框



5. 2. 1969

拾 破 爛

夜的滋味
是苦澀異常的
然而你們
必須去舐它嘗它

你們的頭巾
強頂住
一天的風寒
嗦嗦抖顫

那一把鐵鉤子
却企圖鉤起
一串串喜悅
把苦澀的夜沖淡



7. 2. 1969

煙 卣

那曠野上
一個巨人
高高地屹立
樹起胸膛
多麼軒昂的氣宇

那巨人呵
有滿懷
灼熱感情
在曠野上
吐氣



巨人巨人
他的呼吸
也熱烈擁吻
藍天
俯視天地

（那原是一座
堡壘呵

堡壘——

鋼鐵的城域)



22. 3. 1969

噴泉

爲了畫就
一幅壯麗的圖案
我的身上
每一個細胞
都在奔忙

烈日下
我的汗光斑斑
匯聚了，匯聚了
滴滴熱汗
形成一道噴泉



誰在唱歌
呵，那是水嘩嘩的聲響
誰在讚美
呵呵，那是我呀
無數勞動榮光

25. 4. 1969

後 記

把自己這些不成器的東西重新再讀了一遍，難免引起一些感想。在此我將這些小小的感想寫出來，看來也還是必要的。

認真細算起來，我的寫作歷史並不太長，然而，靠着自己的「非常癡狂、非常大膽、非常傲慢和非常愚蠢」（莫泊桑語），竟然也塗抹了好些東西，但那畢竟是非常幼稚淺顯的東西，一提起來就使人覺得汗顏。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我對於詩歌，有着一股刻骨鏤心的愛戀。雖然，我的生活里沒有真正的詩，但是，詩歌，却幾乎構成了我這個憂鬱的青年的一部份。

詩人雪萊這麼說過：「詩人們有時候是作一些話語的回聲，而那些話語的力量是他們所不知道的——那是號召作戰的號角，而又不自覺到其所予人的感應的力量。」我是深深地服膺詩人這些話的。然而，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曉得這個集子的詩，並沒有「馱」着這份力量。倘若親愛的讀者們能從中讀到一兩首他們所喜愛的詩，那麼，這將是一項意外的收獲；

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鼓舞。

我常常以爲：凡是詩人，都是極其富有的。一位詩人，他一有了他自己的詩，就可以說是他有了一切！——我有了這麼一個奇怪的想法，所以，儘管我對自己的作品感到臉紅，可我還是不停地追求着我的勃發的詩情。

然而，話又得說回來，我雖然有一股強烈的感情愛戀着詩，但也並不會有過爲寫詩而寫詩的念頭。換言之，我歌所應歌、咒所應咒、笑所應笑、哭所應哭。正如詩人惠特曼所說的：「詩人就是自由的聲音，就是自由的注釋。」而歌、而咒、而笑、而哭，都是一個詩人所不能缺少的偉大權勢。於是，我憑着對一切的感受寫詩了。

收在這里的，都是一九六二年至今年八年來所寫的一些抒情詩的一小部份。除在星加坡廣播電台的「文學節目」及「聽衆園地」播出外，其他的都分別以崔榮、蘇三秀、詹燕、吳膺培、秦彩、青亭等幾個筆名在星馬及香港各大報章雜誌發表。

這裡必須一提的是：本書中的「伐木者」一詩，曾在杏影先生主編的「青年文藝」副刊上發表，我將它收入這本小書，只是對這位已

經作古了的值得尊敬的作家的一份懷念。

至於本書能夠得到順利的出版，實在都是師友們鼎力協助的結果。前輩詩人柳北岸先生一再撥冗爲我題封面字，使拙著生色不少；而秦林、藍平昌、吳奕明、葉珊、楊育章諸位於百忙中抽空爲本書各方面的工作奔忙，也都是我衷心感激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四日於星洲，詹燕。





「青銅代之歌」出版誌慶

含着幾許孕育的苦楚
得來幾許收獲的歡暢

仝
賀

浩清秀英忠
波子紫秀建
羅何郭許林
川夏凡堂齡
紀江謝秦仲

「青銅代之歌」出版誌慶

度一個漫漫的長夜
懷一份熾熱的等待

仝
賀

雄人宏芝理
俊岳秉漢
鄭禺張蔡葉
峯士發璋星
文馬來育炳
鄭洪郭楊吳

「青銅代之歌」出版誌慶

美——
亮出一把匕首

王區 李榮成
毆亞瑞 李俊通
黃良潮 倪楚南

全賀

「青銅代之歌」出版誌慶

用雄魄的藝術力量
喚起對生活的熱愛

林萬菁 劉楚恭
吳奕明 潘植初
沈達勤 方雲彪

全賀



東京電氣公司

新加坡小坡何羅街二十八號

電話：二一四一六

承	接	電	器	衛	生	水	喉	及	修	理	電	機	動	等	工	程
---	---	---	---	---	---	---	---	---	---	---	---	---	---	---	---	---

美新電氣公司

Mui Sin Electrical Co.,

承	接	電	器	衛	生	水	喉	及	無	線	電	工	程
---	---	---	---	---	---	---	---	---	---	---	---	---	---

ELECTRICAL SANITARY PLUMBING
CONTRACTOR AND RADIO SERVICE

27, PURVIS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5673

新加坡
巴咪士街二十七號
電話：三五六五三

榮興行有限公司

新嘉坡源順街十九號

電話：九七五九至三

兼 理 船 務	出 入 口 商	各 港 土 產	仰 光 爪 哇	安 南 香 港	專 營 暹 羅
------------------	------------------	------------------	------------------	------------------	------------------

— 代理樂富門各種上等烟枝 —

